

鏡

花

緣

鏡花緣卷四

第十八回

闢清談幼女講義經

發至論書生尊孟子

話說多九公思忖多時，得了主意，因向兩女子道：「老夫聞周易一書，外邦見者甚少，貴處人文極盛，兼之二位才女博覽廣讀，於此書自能得其精奧。第自秦漢以來，註解各家較之說禮尤爲歧途，疊出才女識見，過人此中善本，當以某家爲最。想高明自有卓見，定其優劣了。」紫衣女子道：「自漢晉以來，至於隋季，講

易各家據婢子所知的、除子夏周易傳二卷、尚有九
十三家、若論優劣、以上各家、莫非先儒註疏、婢子見
聞既寡、何敢以井蛙之見、妄發議論、尙求指示多九
公、忖道周易一書、素日耳之所聞、目之所見、至多不
過五六十種、適聽此女所說、竟有九十餘種、但他並
無一字評論、大約腹中並無此書、不過畧畧記得幾
種、他就大言不慚、以爲嚇人地步、我且考他一考、教
他出出醜、就是唐兄看着、也覺歡喜、因說道、老夫向
日所見解易各家、約有百餘種、不意此地竟有九十
三種、也算難得了、至某人註疏若干卷、某人章句若

千卷才女也。還記得麼？紫衣女子笑道：「各書精微，雖未十分精熟，至註家名姓卷帙，還畧畧記得。多九公嘆驚道：「才女何不道其一二？其卷帙名姓可與中原一樣。紫衣女子就把當時天下所傳的周易九十三種，某人若干卷，由漢至隋說了一遍。道大賢才言周易有一百餘種，不知就是才說這幾種，還是另有百餘種？請大賢畧述一二，以廣聞見。多九公見紫衣女子所說書名，倒像素日讀熟一般，日中消泊不絕，細細聽去，內中竟有大半所言卷帙姓名絲毫不錯。其餘或知其名，未見其書；或知其書，不記其名，還有連

避辭知其
虛也

姓名卷帙一概不知的登時驚的目瞪口呆惟恐他
們盤問就要出醜正在發慌適聽紫衣女子問他書
名連忙答道老夫向日見的無非都是才女所說之
類奈年邁善忘此時都已模模糊糊記不清了紫衣
女子道書中大旨或大賢記不明白婢子也不敢請
教苦人所難但卷帙姓名乃書坊中三尺之童所能
道的大賢何必吝教多九公道實是記不清楚並非
有意推辭紫衣女子道大賢若不說出幾個書名那
原諒的不過說是吝教那原諒的就要疑心大賢
實是妄造狂言欺騙人了多九公聽罷只急的汗如

雨下無言可答。紫衣女子道：「剛才大賢曾言百餘種之多，此刻只求大賢除婢子所言九十三種，再說七個，共湊一百之數。此事極其容易，難道還吝教麼？」多九公只急的抓耳搔腮，不知怎樣才好。紫衣女子道：「如此易事，誰知還是吝教？」剛才婢子費了唇舌，說了許多書名，原是拋磚引玉，以爲借此長長見識，不意竟是如此。但除我們所說之外，大賢若不加增，未免太覺空疎了。」紅衣女子道：「倘大賢七個，添不出，就說五個，五個不能就是兩個，也是好的。」紫衣女子接着道：「如兩個不能就是一個，一個不能就是半個，也可。」

解嘲了。紅衣女子笑道：「請教姐姐何爲半個？難道是半卷書麼？」紫衣女子道：「妹子惟恐大賢善忘，或記卷帙忘其姓名，或記姓名忘其卷帙，皆可謂之半個。並非半卷，我們不可閑談。請大賢或說一個，或半個罷。」多九公被兩個女子冷言冷語，只管催逼，急的滿面青紅，恨無地縫可鑽。莫講所有之書，俱被紫衣女子說過，卽或尙未說過，此時心內一急，也就想不出了。那個老者坐在下面，看了幾篇書，見他們你一言我一語，不知說些甚麼。後來看見多九公面上紅一陣白一陣，頭上只管出汗，只當怕熱，因取一把扇子道：

天朝時令交了初夏大約涼爽不用涼扇今到敝處未免受熱所以只管出汗請大賢搦扇爲涼爽慢慢再談莫要受熱生出別的病來你們都是異鄉人身子務要保重你看這汗還是不止這却怎好因用汗巾替九公揩道有年紀的人身體是個虛的哪里受的慣熱唉可憐可憐多九公接過扇子道此處天氣果然較別處甚熱老者又獻兩杯茶道小子這茶雖不甚佳但有燈心在內既能解熱又可清心大賢喫了就是受熱也無妨了今雖幸會奈小子福薄重聽不能暢聆大教真是恨事大賢既肯屈尊同他們

細談日後還可造就麼多九公連點頭道令愛來歲一定高發的只見紫衣女子又接着說道大賢既執意不肯賜教我們也不必苦苦相求況記幾個書名若不曉得其中首趣不過是個賣書傭何足爲奇但不知大賢所說百餘種其中講解當以某家爲最多九公道當日仲尼既作十翼易道大明自商瞿受易於孔子嗣後傳授不絕前漢有京房賈直各家後漢有馬融鄭元諸人據老夫愚見兩漢解易各家多溺於象占之學到了魏時王弼註釋周易撇了象占舊解獨出心裁暢言義理於是天下後世凡言易者

莫不宗之諸書皆廢以此看來由漢至隋當以王弼
爲最紫衣女子聽了不覺笑道大賢這篇議論似與
各家註解及王弼之書尙未瞭然不過撝拾前人牙
慧以爲評論豈是教誨後輩之道漢儒所論象占固
不足盡周易之義王弼掃棄舊聞自標新解惟重義
理孔子說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豈止義理一乎晉時
韓康伯見王弼之書盛行因缺繫辭之註於是本王
弼之義註繫辭二卷因而後人遂有王韓之稱其書
旣欠精詳而又妄改古字如以嚮爲鄉以驅爲毆之
類不能枚舉所以昔人云若使當年傳漢易王韓俗

字久無存當日范甯說王弼的罪甚於桀紂豈是無因而發今大賢說他註的爲最甚至此書一出羣書皆廢何至如此可謂癡人說夢總之學問從實地上用功議論自然確有根據若浮光掠影中無成見自然隨波逐流無所適從大賢恰受此病並且強不知以爲知一味大言欺人未免把人看的過於不知文了多九公聽了滿臉是汗走又走不得坐又坐不得只管發痰無言可答正想脫身那個老者又獻兩杯茶道斗室屈尊致令大賢受熱殊抱不安但汗爲人之津液也須忍耐少出才好大約大賢素日喜喫酥

黃所以如此。今出這場痛汗。雖痢瘧之症。可以收心。以後如麻黃發汗之物。究以少喫爲是。二人欠身接過茶杯。多九公自言自語道。他說我喫麻黃。那知我在這裏喫黃連哩。只見紫衣女子又接着說道。剛才進門就說經書之義。盡知我們聽了。甚覺欽慕。以爲今日遇見讀書人。可以長長見識。所以任憑批評。無不謹謹受命。誰知談來談去。却又不然。若以秀才兩字而論。可謂有名無實。適才自稱忝列膠庠。談了半日。惟這忝字還用的切題。紅衣女子道。據我看來。大約此中亦有賢愚不等。或者這位先生同我們一樣。

也是常在三等四等的亦未可知。紫衣女子道：「大家
幸會談文，原是一件雅事，即使學問淵博，亦應處處
虛心，庶不失謙謙君子之道。誰知腹中雖離淵博，尚
遠邪目空一切，旁若無人光景，却處處擺在臉上，可
謂螳臂當車，自不量力。兩個女子你一言我一語，把
多九公說的臉上青一陣，黃一陣，身如針刺，無計可
施。唐敖在旁甚覺無趣，正在爲難之際，只聽外面喊
道：「請問女學生可買脂粉麼？」一面說着，手中提着包
袱進來。唐敖一看，不是別人，却是林之洋。多九公趁
勢立起道：「林兄爲何此時才來？惟恐船上衆人候久，

我們回去罷。卽同唐放拜辭老者。老者仍要挽留獻茶。林之洋因走的口渴。正想歇息。無奈二人執意要走。老者送出門外。自去課讀。三人匆匆出了小巷。來至大街。林之洋見他二人舉動愴惶。面色如土。不覺詫異道。俺看你們這等驚慌。必定古怪。畢竟爲着甚事。二人暑暑喘息。將神定了一定。把汗揩了。慢慢走着。多九公把前後各話。畧畧告訴一遍。唐敖道。小弟從未見過世上竟有這等淵博才女。而且伶牙俐齒。能言善辯。多九公道。淵博倒也罷了。可恨他絲毫不肯放鬆。竟將老夫罵的要死。這個虧喫的不小。老夫

活了八十多歲，今日這個悶氣，却是頭一次。此時想起，惟有怨恨自己。林之洋道：「九公，你恨甚麼？」多九公道：「恨老夫從前少讀十年書，又恨自己既知學問，未深不該冒昧同人談文。唐敖道：『若非舅兄前去相救，竟有走不出門之苦。』不知舅兄何以不約而同也。到他家，林之洋道：『剛才你們要來遊玩，俺也打算上來賣貨。』奈這地方從未做過交易，不知那樣的利。後來俺因他們臉上比炭還黑，俺就帶了脂粉上來。那知這些女人因搽脂粉，反覺醜陋，都不肯買。倒是要買書的甚多。俺因文人不買脂粉，倒要買書，不知甚意。」

細細打聽，才知這里向來分別貴賤，就在幾本書上。唐放道：「這是何故？」林之洋道：「他們風俗，無論貧富，都才學高的爲貴，不讀書的爲賤。就是女人，也是這樣。到了年紀，畧有了才名，才有人求親。若無才學，就是生在大戶人家，也無人同他配婚。因此他們國中，不論男女，自幼都要讀書。聞得明年國母又有甚麼女試大典，這些女子得了這個信息，都想中個才女，更要買書聽話，原知貨物不能出脫，正要回船。因從女學館經過，又想進去，拉拉財氣。那知湊巧遇見你們二位，俺進去，話未說得一句，茶未喝得一

口就被你們拉出原來二位却被兩個黑女難住唐
教道小弟約九公土來原想看他國人生的怎樣醜
陋誰知只顧談文他們面上好醜我們還未看明今
倒被他們先把我們腹中醜處看去了多九公道起
初如果只作門外漢隨他談甚麼也不至出醜無奈
我們過於大意一進門去就充文人以致露出馬脚
補救無及偏偏他的先生又是聾子不然聾這老秀
才出出氣也可解嘲唐教道據小弟看來幸而老者
是個聾子他若不聾只怕我們更要喫虧你只看他
小小學生尚且如此何況先生固然有青出於藍而

勝於藍的究竟是他受業之師。况紫衣女子又是他女學問。豈能懸殊。若以尋常老秀才看待。又是以貌取人了。世人只知紗帽底下好題詩。那里曉得草野中。每每埋沒許多鴻儒。大約這位老翁就是榜樣多。九公道。剛才那女子以衣輕裘之衣讀作平聲。其言似覺近理。若果如此。那當日解作去聲的。其書豈不該麼麼。唐敖道。九公此話未免罪過。小弟聞得這位解作去聲的。乃彼時大儒祖居新安。其書闡發孔孟大旨。殫盡心力。折衷舊解。言近旨遠。文簡義明。一經誦習。聖賢之道莫不燦然在目。漢晉以來。註解各家。

莫此爲善實有功於聖門，有益於後學的，豈可妄加評論？卽偶有一二註解錯誤，亦不能以蚊睫一毛掩其日月之光。卽如孟子誅一夫，及視君如寇讐之說，後人雖多評論，但以其書體要而論，昔人有云：『總羣聖之道者，莫大乎六經；紹六經之教者，莫尚乎孟子。』當日孔子旣沒，儒分爲八，其他縱橫捭闔，波譎雲詭，惟孟子挺命世之才，距楊墨，放淫辭，明王政之易行，以救時弊，闡性善之本量，以斷羣疑，致孔子之教，獨尊千古，是有功聖門，莫如孟子。學者豈可訾議？況孟子聞誅一夫之言，亦因當時之君，惟知戢閭不務修。

德故以此語警戒至冠誓之言亦是勸勉宜王待臣
宜加恩禮都爲要救時弊起見時當戰國邪說橫行
不知仁義爲何物若單講道學徒費唇舌必須喻之
利害方能動聽故不覺言之過當讀者不以文害辭
不以辭害志自得其義總而言之尊崇孔子之教實
出孟子之力闡發孔孟之學却是新安之功小弟愚
見如此九公以爲何如多九公聽了不覺連連點頭
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十畝之澤必有香草何地無才多九公以貌輕人
不免取貶疏菴

鏡花緣卷四

第十九回

受女辱潛逃黑齒邦

觀民風聯步小人國

話說多九公聞唐敖之言，不覺點頭道：「唐兄此言至公至當，可爲千載定論。老夫適才所說，乃就事論事，未將全體看明，不無執着一偏。卽如左思三都賦序，他說揚雄甘泉賦，玉樹青葱，非本土所出，以爲誤用。誰知那個玉樹，却是漢武帝以衆寶做成，並非地土所產。諸如此類，若不看他全賦，止就此序而論，必定

說他如此小事，尚且考究未精，何況其餘？那知他的好處甚多，全不在此。所以當時爭着傳寫洛陽，爲之紙貴。以此看來，若只就事論事，未免將他好處都埋沒了。說話間，又到人烟輳集處，唐敖道：「剛才小弟因這國人過黑，未將他的面目十分留神。此時一路看來，只覺個個美貌無比，而且無論男婦，都是滿臉書卷秀氣，那種風流儒雅光景，倒像都從這個黑氣中透出來的。細細看去，不但面上這股黑氣萬不可少，並且回想那些脂粉之流，反覺其醜。小弟看來，看去只覺自慚形穢。如今我們雜在衆人中，被這書卷秀

氣四面一襯，只覺面目可憎，俗氣逼人。與其教他們
看着耻笑，莫若趁早走罷。三人於是躲躲閃閃，聯步
而行。一而走着，看那國人都是端方大雅，再看自己，
只覺無窮醜態。相形之下，走也不好，不走也不好，緊
走也不好，慢走也不好，不緊不慢也不好，不知怎樣
才好。只好疊着精神，穩着步兒，探着腰兒，挺着胸兒，
直着頸兒，一步一趨，望前而行，好不容易走出城外，喜
得人烟稀少。這才把腰伸了一伸，頸項搖了兩搖，噓
了一口氣，暑氣鬆動，鬆動林之洋道。剛才被妹夫說
破，細看他們果都大大方方，見那樣子，不怕你不好。

好行走。俺素日散誕慣了。今被二位拘住。少不得也。
裝斯文。混充儒雅。誰知只顧掣架子。腰也酸了。腿也
直了。頭也痛了。脚也麻了。頭也暈了。眼也花了。舌也
燥了。口也乾了。受也受不得了。支也支不住了。再要
掣架子。俺就癱了。快逃命罷。此時走的只覺發熱。原
來九公却帶着扇子。借俺搗搗俺。今日也出汗了。多
九公聽了。這才想起老者。那把扇子還在手中。隨即
站住。打開一齊觀看。只見一面寫着曹大家七篇女
誡。一面寫着蘇若蘭璇璣全圖。都是繩頭小楷。絕精
細字。兩面俱落名款。一面寫着墨溪夫子大人命書。

西
萬卷原是
滿架子東
流
卷

下爲女弟子紅紅謹錄一面寫着女亭亭謹錄下面
還有兩方圖章紅紅之下是黎氏紅薇亭亭之下是
盧氏紫萱唐敖道據這圖章大約紅紅亭亭是他乳
名紅薇紫萱方是學名多九公道兩個黑女既如此
善書而又能文館中自然該是詩書滿架爲何却自
寥寥不意腹中雖然淵博案上倒是空疎竟與別處
不同他們如果詩書滿架我們見了自然另有準備
豈肯冒昧自討苦喫林之洋接過扇子揚着道這樣
說日後回家俺要多買幾担書擺在桌上作陳設了
唐敖道奉勸舅兄斷斷不要豎這文人招牌請看我

們今日光景就是榜樣。小弟足足够了。今日過了黑
齒將來所到各國不知那幾處文風最盛倒要請教
好作準備免得又去太歲頭上動土。林之洋道：俺們
向日來往只知賣貨。那里管他文風武風。據俺看來
將來路過的如靖人、跣踵、長人、穿胸、厭火、各國大約
同俺一樣都是文墨不通。就只可怕的前面有個白
民國。倒像有些道理。還有兩面軒轅。各國出來人物
也就不凡。這幾處才學好醜。想來九公必知。妹夫問
他就知道了。唐敖道：請教九公說了一句再回頭一
看不覺詫異道：怎麼九公不見。又到何處去了。林之

洋道俺們只顧說話那知他又跑開莫非九公恨那
黑女又去同他講理麼俺們且等一等少不得就要
回來二人閒談候了多時只見多九公從城內走來
道唐兄你道他們案上並無多書却是爲何其中有
個緣故唐教笑道原來九公爲這小事又去打聽如
此高年還是這等興致可見遇事留心自然無所不
知我們慢慢走着請九公把這緣故談談多九公舉
步道老夫才去問問風俗原來此地讀書人雖多書
籍甚少歷年中原雖有人販賣無如剛到君子大人
境內就被二國買去此地之書大約都從彼二國以

重價買的。至於古書往往出了重價，亦不可得。惟訪親友家，如有此書，方能借來抄寫。要求一書，真是種種費事。並且無論男婦，都是絕頂聰明，日讀萬言的，不計其數。因此那書更不够他讀了。本地向無盜賊，從不偷竊。就是遺金在地，也無拾取之人。他們見了無義之財，叫作臨財毋苟得。就只有個毛病：若見了書籍，登時就把毋苟得三字撇在九霄雲外，不是借去不還，就是設法偷騙。那作賊的心腸，也由不得自己了。所以此地把竊物之人，叫作偷兒。把偷書之人，却叫作竊兒。借物不還的，叫作拐兒。借書不還的，叫

作騙兒。因有這些名號。那藏書之家。見了這些騙兒。莫不害怕。都將書籍深藏內室。非至親好友。不能借觀。家家如此。我們只知以他案上之書。定他腹中學問。無怪要受累了。說話間。不覺來到船上。林之洋道。俺們快逃罷。分付水手起碇揚帆。唐敖因那扇字寫的甚好。來到後面向多九公討了多九公道。今日唐兄同那老者見面。曾說識荆二字。是何出處。唐敖道。再過幾十年。九公就看見了小弟才想紫衣女子所說吳郡大老倚閭滿盈。那句話再也不解。九公久慣江湖。自然曉得這句鄉談了。多九公道。老夫細

細叅詳也解不出我們何不問問林兄唐敖隨把林之洋找來林之洋也回不知唐敖道若說這句隱着罵話以字義推求又無深奧之處據小弟愚見其中必定含着機關大家必須細細猜許就如猜謎光景務必把他猜出若不猜出被他罵了還不知哩林之洋道這話當時爲甚起的二位先把來路說說看來這事惟有俺林之洋還能猜你們猜不出的唐敖道何以見得林之洋道二位老兄才被他們考的膽戰心驚如今怕還怕不來那里還敢亂猜若猜的不是被黑女聽見豈不又要喫苦出汗麼多九公道林兄

且慢取笑，我把來路說說。當時談論切音，那紫衣女子因我們不知反切，向紅衣女子輕輕笑道：「若以本題而論，豈非吳郡大老倚間滿盈麼？」那紅衣女子聽了，也笑一笑，這就是當時說話光景。林之洋道：「這話既是談論反切起的，據俺看來，他這本題兩字，自然就是甚麼反切。你們只管向這反切書上找去，包你找得出。」多九公猛然醒悟道：「唐兄，我們被這女子罵了，案反切而論，吳郡是個問字，大老是個道字，倚間是個於字，滿盈是個盲字。他因請教反切，我們都回不知，所以他說豈非問道於盲麼？」林之洋道：「你們都」

是雙目炯炯爲甚。比作瞽目大約彼時因他年輕不將他們放在眼裏未免旁若無人因此把你比作瞽目却也湊巧多九公道爲何湊巧林之洋道那旁若無人者就如兩旁明明有人他却如未看見旣未看見豈非瞽目麼此話將來可作旁若無人的批語海外女子這等啣氣將來到了女兒國他們成羣打夥聚在一處更不知怎樣利害好在俺從來不會談文他要同俺談文俺有絕好主意只得南方話一句一槪給他弗得知任他說得天花亂墜俺總是弗得知他又其奈俺何多九公笑道倘女兒國執意要你談

附伏此
一筆香冊
虛危

文你不同他談文，把你留在國中，看你怎樣。林之洋道：「把俺留下，俺也給他一概弗得知。你們今日被那黑女難住，走也走不出，若非俺去相救，怎出他門？這樣大情，二位怎樣報俺？」唐敖道：「九公才說恐女兒國將舅兄留下，日後倘有此事，我們就去救你出來，也算以德報德了。」多九公道：「據老夫看來，這不是以德報德，倒是以怨報德。」唐敖道：「此話怎講？」多九公道：「林兄如被女兒國留下，他在那里何等有趣，你却把他救出，豈非以怨報德麼？」林之洋道：「九公既說那里有趣，將來到了女兒國，俺去通知國王，就請九公住他。」

國中多九公笑道老夫倒想住在那里却教那個替
你管柁呢唐敖道豈但管柁小弟還要求教韻學哩
請問九公小弟素於反切雖是門外漢但大老一季
案音韻呼去爲何不是島字多九公道古來韻書道
字本與島字同音近來讀道爲到以上聲讀作去聲
卽如是非之是古人讀作使字動字讀作董字此類
甚多不能枚舉大約古聲重讀島今聲輕讀到這是
音隨世傳輕重不同所以如此林之洋道那個盲字
俺們回來讀與忙字同音今九公讀作萌字也是輕
重不同麼多九公道盲字本歸八庚其音同萌若讀

忙字是林兄自己讀錯了、林之洋道、若說讀錯是俺先生教的、與俺何干、多九公道、你們先生如此疎忽、就該打他手心、林之洋道、先生犯了這樣小錯、就要打手心、別終日曠功、誤人子弟的、豈不都要打殺麼、唐敖道、今日受了此女耻笑、將來務要學會韻學、才能歇心、好在九公已得此中三昧、何不畧將大概指教小弟、賦性雖愚、如果專心、大約還可傾畧、多九公道、老夫素於此道、不過畧知皮毛、若要講他所以然之故、不知從何講起、總因當日未得真傳、心中似是而非、狐疑莫定、所以如此、唐兄、如果要學老夫、向聞

歧舌國音韻最精，將來到彼老夫奉陪上去，不過畧爲談談就可會了。唐敖道：「歧舌二字是何寓意？何以彼處曉得音韻？」多九公道：「彼國人自幼生來嘴巧舌能，不獨精通音律，並且能學鳥語，所以林兄前在聶耳買了雙頭鳥兒，要到彼處去賣，他們各種聲音皆可隨口而出。因此隣國俱以歧舌呼之。日後唐兄聽他口音就明白了。走了幾日，到了靖人國。唐敖道：「請教九公小弟，聞得靖人古人謂之諱人，身長八九寸，大約就是小人國。不知國內是何風景？」多九公道：「此地風俗澆薄，人最寡情，所說之話處處與人相反。卽

如此物明是甜的、他偏說苦的、明是鹹的、他偏說淡的、教你無從捉摸、此是小人國歷來風氣如此、也不足怪、二人於是登岸、到了城郭、城門甚矮、彎腰而進、裏面街市極窄、竟難並行、走到城內、才見國人都是身長不滿一尺、那些兒童只得四寸之長、行路時恐爲大鳥所害、無論老少都是三五成羣、手執器械、防身、滿日說的都是相反的話、詭詐異常、唐敖道、世間竟有如此小人、倒也少見、遊了片時、遇見林之洋賣貨回來、一同回船、走了幾日、大家正在閑談、路過一個桑林、一望無際、內有許多婦人都生得嬌艷異常、

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不經意處遂成絕會有人過初算奇蔬菴

鏡花緣卷四

第二十回

丹桂巖山雞舞鏡

碧梧嶺孔雀開屏

話說那些婦人俱以絲綿纏身棲在林內，也有喫桑葉的，也有口中吐絲的。唐敖道：「請教九公，這些婦人是何種類？」多九公道：「此處近於北海，名叫嘔絲之野。古人言：『這婦女都是蠶類。』此地既無城郭，這些婦人都以桑林爲家，以桑爲食，又能吐絲，倒像鮫人泣珠光景。據老夫愚見，就叫做鮫人之意，把他叫作蠶人鮫。」

不但語妙
且能開會

下文

蘇卷

人泣珠蠶人吐絲其義倒也和合林之洋道這些女
人都生的嬌嬌滴滴俺們帶幾個回去作妾又會吐
絲又能生子豈不好麼多九公道你把他作妾倘他
性子發作吐出絲來把你身子纏住你擺脫不開還
把性命送了哩你去問問那些男子那個不是死在
他們手裏這日到了跂踵國有幾個國人在海邊取
魚一個個身長八尺身寬也是八尺寬是一個方人
赤髮蓬頭兩隻大脚有一尺厚二尺長行動時以脚
指行走脚跟並不著地一步三搖斯斯文文竟有寧
可濕衣不可亂步光景唐敖因這方人過於拘板無

甚可觀。不會上去。這日到了一個大邦。遠遠望見一座城池。就如峻嶺一般。好不巍巍。原來却是長人國。林之洋自去賣貨。唐敖同多九公上去。見了幾個長人。嚇的飛忙走回。道：九公嚇殺小弟了。當日我見古人書中言長人身長一二十丈。以爲必無之事。那知今日見的。竟有七八丈高。半空中晃晃蕩蕩。他的脚面比我們肚腹還高。令人望着。好不害怕。幸虧早早逃走。他若看見。將我們用手提起。放在面前望望。我們身子已在數丈之外了。多九公道：今日所見長人。並不算長。若以極長的比較。他也只好算個脚面老。

夫向在外洋同幾位老翁閒談各說生平所見長人
內中有位老翁道當日我在海外曾見一個長人身
長千餘里腰寬百餘里好飲天酒每日一飲五百斗
當時看了甚覺詫異後來因見古書才知名叫無路
又一老翁道老朽向在丁零之北見一長人卧在地
下其高如山頓脚成谷橫身塞川其長萬餘里又一
老翁道我曾見一極長之人若將無路比較那無路
只好算他脚面莫講別的單講他身上這件長衫當
日做時不但天下的布都被他買絕連天下的裁縫
也都僱完做了數年才能做成那時布的行情也長

了裁縫工價也貴了。人人發財。所以布店同裁縫鋪。至今還在那里禱告。但願長人再做一件長衫。他們又好齊行了。彼時有一個裁縫。在那長衫底襟上偷了一塊布。後來就將這布開了一個大布店。因此棄了本行。另做布行交易。你道這個長人身長若干。原來這人連頭帶脚。不長不短。恰恰十九萬三千五百里。眾老翁都問道。爲何算的這樣詳細。老翁道。古人言。由天至地。有如此之高。此人恰恰頭頂天。脚踹地。所以才知。就是這個里數。他不獨身子長的恁高。並且那張大嘴。還愛說大話。倒是身口相應。眾老翁道。

好大言者
往往如此
跌卷

聞得天上剛風最硬，每每飛鳥過高，都被吹的化爲天絲。這位長人頭既頂天，他的臉上豈不吹壞麼？老翁道：這人極其臉厚，所以不怕風吹。衆老翁道：怎曉他的臉厚？老翁道：他臉如果不厚，爲何滿嘴只管說大話？總不怕人耻笑呢？旁邊有位老翁道：老兄以爲這人頭頂天，腳踰地，就算極長了。那知老漢見過一個長人，較之剛才所說，還長五百里。衆老翁道：這人比天還大，不知怎能擡起頭來？老翁道：他只顧大了，那知上面有天，因此只好低頭混了一世。又一老翁道：你們所說這些長人，何足爲奇？當年我見一人睡。

在地下就有十九萬三千五百里之高脊背在地肚腹頂天這才大哩衆老翁道此人肚腹業已頂天畢竟怎樣立起倒要請教老翁道他睡在那里兩眼望着天真是目空一切旁若無人如此之大莫請不能立起並且翻身還不能哩說着閒話回到船上林之洋賣了兩樣貨物並替唐敖賣了許多花盆甚覺得利郎舅兩個不免又是一番痛飲林之洋笑道俺看天下事只要湊巧素日俺同妹夫飲酒存的空罈還有向年舊罈俺因棄了可惜隨他擱在艙中那知今日倒將這個出脫前在小人國也是無意賣了許多

鸞爾這兩樣都是並不值錢的，不想他們視如至寶，倒會獲利。俺帶的正經貨物，倒不得價。人說買賣生意，全要機會。若不湊巧，隨你會賣，也不中用。唐敖道：他們買這鸞爾酒罈，有何用處？林之洋未曾回答，先發笑道：若要說起，真是笑話。正要講之緣故，因國人又來買貨，足足忙了一日，到晚方才開船。這日到了白民國交界，迎面有一危峯，一派清光，甚覺可愛。唐敖忖道：如此峻嶺，豈無名花？於是請問多九公，是何名山。多九公道：此嶺總名麟鳳山，自東至西約長千餘里，乃西海第一大嶺。內中果木極盛，鳥獸極繁，但

嶺東要求一禽也不可得嶺西要求一獸也不可得
唐敖道這却爲何多九公道此山茂林深處向有一
鱗一鳳麟在東山鳳在西山所以東面五百里有獸
無禽西面五百里有禽無獸倒像各守疆界光景因
而東山名叫麒麟山上面桂花甚多又名丹桂巖西
山名叫鳳凰山上面梧桐甚多又名碧梧嶺此事不
知始於何時相安已久誰知東山旁有條小嶺名叫
狡獬嶺西山旁有條小嶺名叫鸛鵒嶺狡獬嶺上有
一惡獸其名就叫狡獬常帶許多怪獸來至東山騷
擾鸛鵒嶺上有個惡鳥其名就叫鸛鵒常帶許多怪

鳥來至西山騷擾唐敖道東山有麟麟爲獸長西山有鳳鳳爲禽長難道後貌也不畏麟鷓鴣也不怕鳳麼多九公道當日老夫也甚疑惑後來因見古書才知鷓鴣乃西方神鳥後貌亦可算得毛羣之長無怪要來抗衡了大約鷓鴣爲騷擾麟鳳也不同他計較若干犯過甚也就不免爭鬪數年前老夫從此路過曾見鳳凰與鷓鴣爭鬪都是各發手下之鳥或一個兩個彼此剝啄撕打倒也爽目後來又遇麒麟同後貌爭鬪也是各發手下之獸那撕打迸跳形狀真可山搖地動看之令人心驚畢竟邪不勝正鬪來鬪去往

往後猊鷲鵝大敗而歸正在談論半空中倒像人喊馬嘶鬧鬧吵吵連忙出艙仰觀只見無數大鳥密密層層飛向山中去了唐敖道看這光景莫非鷲鵝又來騷擾我們何不去望望多九公道如此甚好於是通知林之洋把船攏在山脚下三人帶了器械棄舟登岸上了山坡唐敖道今日之遊別景致還在其次第一鳳凰不可不看他既做了一山之主自然另是一種氣概多九公道唐兄要看鳳凰我們越過前面峯頭只檢梧桐多處遊去倘緣分湊巧不過峯走幾步就可遇見大家穿過峻嶺尋找桐林不知不

覺走了數里林之洋道俺們今日見的都是小鳥並無一隻大鳥不知甚故難道果真都去伺候鳳凰麼唐敖道今日所見各鳥毛色或紫或碧五彩燦爛兼之各種嬌啼不啻笙簧已足悅耳娛目如此美景也算難得了忽聽一陣鳥鳴之聲宛轉嘹亮甚覺爽耳三人一聞此音陡然神清氣爽唐敖道詩言鶴鳴於九臯聲聞於天今聽此聲真可上徹霄漢大家順着聲音望去只當必是鶴鷺之類看了半晌並無踪影只覺其音漸漸相近較之鶴鳴尤其洪亮多九公道這又奇了安有如此大聲不見形象之理唐敖道九

公你看那邊有顆大樹樹旁圍着許多飛蠅上下盤旋這個聲音好像樹中發出的說話間離樹不遠其聲更覺震耳三人朝着樹上望了一望何嘗有個禽鳥林之洋忽然把頭抱住亂跳起來口內只說震死俺了二人都喫一嚇問其所以林之洋道俺正看大樹只覺有個蒼蠅飛在耳邊俺用手將他按住誰知他在耳邊大喊一聲就如雷鳴一般把俺震的頭暈眼花俺趁勢把他捉在手內話未說完那蠅大喊大叫鳴的更覺震耳林之洋把手亂搖道俺將你搖的發昏看你可叫那蠅被搖旋即住聲唐多二人隨向

那羣飛蠅側耳細聽，那個大聲果然竟是不啻若自其口出。多九公笑道：「若非此鳥飛入林兄耳內，我們何能想到如此大聲？」却出這羣小鳥之口。老夫目力不佳，不能辨其顏色。林兄把那小鳥取出，看看可是紅嘴綠毛。如果狀如鸚鵡，老夫就知其名了。林之泮道：「這個小鳥從未見過，俺要帶回船去給眾人見識。」見識設或取出飛了，豈不可惜？於是捲了一個紙桶，把紙桶對着手縫，輕輕將小鳥放了進去。唐敖起初見這小鳥以爲無非蒼蠅、蜜蜂之類，今聽多九公之話，輕輕過去一看，果然都是紅嘴綠毛，狀如鸚鵡，忙

走回道他的形狀小弟才去細看果真不錯請教何
名多九公道此鳥名叫細鳥元封五年勒畢國曾用
玉籠以數百進貢形如大蠅狀似鸚鵡聲聞數里國
人常以此鳥候日又名候日蟲那知如此小鳥其聲
竟如洪鐘倒也罕見林之洋道妹夫要看鳳凰走來
走去過山並無一鳥如今細鳥飛散靜悄悄連聲也
不聞這里只有樹木沒甚好顧俺們另向別處去罷
多九公道此刻忽然鴉雀無聞却也奇怪只見有個
牧童身穿白衣手擎器械從路旁走來唐敖上前拱
手道請問小哥此處是何地名牧童道此地叫做碧

梧嶺嶺旁就是丹桂巖乃白民國所屬過了此嶺野獸最多往往出來傷人三位客人須要仔細說罷去了多九公道此處既名碧梧嶺大約梧桐必多或者鳳凰在這嶺上也未可知我們且把對面山峯越過看是如何不多時越過高峯只見西邊山頭無數梧桐桐林內立着一隻鳳凰毛分五彩赤若丹霞身高六尺尾長丈餘蛇頸雞喙一身花文兩旁密密層層列着無數奇禽或身高一丈或身高八尺青黃赤白黑各種顏色不能枚舉對面東邊山頭桂樹林中也有一个大鳥渾身碧綠長頸鼠足身高六尺其形如

雁兩旁圍着許多怪鳥，也有三首六足的，也有四翼
雙尾的，奇形怪狀不一而足。多九公道：「東邊這隻綠
鳥，就是鸛鷀。」大約今日又來騷擾，所以鳳凰帶着衆
鳥，把去路攔住。看來又要爭鬪了。忽聽鸛鷀連鳴兩
聲，身旁飛出一鳥，其狀如鳳，尾長丈餘，毛分五彩，攏
至丹桂巖，抖擻翎毛，舒翅展尾，上下飛舞，如同一片
錦繡，恰好旁邊有塊雲母石，就如一面大鏡，照的那
個影兒，五彩相映，分外鮮明。林之洋道：「這鳥倒像鳳
凰，就只身材短小，莫非母鳳麼？」多九公道：「此鳥名
山雞，最愛其毛，每每照水顧影，眼花墜水而死。古人

有文無德
者自然賈
弄
薙薙

因他有鳳之色無鳳之德呼作啞鳳大約鸛鷀以爲此鳥具如許彩色可以壓倒鳳凰手下衆鳥因此命他出來當場賣弄忽見西林飛出一隻孔雀走至碧梧嶺展開七尺長尾舒張兩翅朝着丹桂巖盼睐起舞不獨金翠紫目兼且那個長尾排着許多圓文陡然或紅或黃變出無窮顏色宛如錦屏一般山鷄起初也還勉強飛舞後來因見孔雀這條長尾變出五顏六色華彩奪目金碧輝煌未免自慚形穢鳴了兩聲朝着雲母石一頭撞去竟自身亡唐放道這隻山鷄因毛色比不上孔雀所以羞忿輕生以禽鳥之微

可以人而
不如鳥乎
歲暮

尚有如此血性，何以世人明知已不如人，反覩顏無愧，殊不可解。林之洋道：世人都像山鷄，這般烈性，那里死得許多。據俺看來，只好把臉一老，也就混過去了。孔雀得勝，退回本林。東林又飛出一鳥，一身蒼毛，尖嘴黃足，跳至山坡，口中唧唧咋咋，鳴出各種聲音。此鳥鳴未數聲，西林也飛出一隻五彩鳥，尖嘴短尾，走到山岡，展翅搖翎，口中鳴的嬌嬌滴滴，悠揚宛轉，甚覺可耳。唐敖道：小弟聞得鳴鳥毛分五彩，有百樂歌舞之風，大約就是此類了。那蒼鳥不知何名，多九公道：此即反舌。一名百舌，月令仲夏反舌無聲，就是

此鳥林之洋道如今正是仲夏這個反舌與衆不同。他不按月令只管亂叫了。忽聽東林無數鳥鳴從中攛出一隻怪鳥其形如鷺身高二丈翼廣丈餘九條長尾十頸環簇只得九頭攛至山岡鼓翼作勢霎時九頭齊鳴多九公道原來九頭鳥出來了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君子小人各樹其黨有黨則必爭然而君子不勝者常也安得不爲鳳鳥慮蔬菴

議論縱橫有未經人道過者以問答辯論而詳言之作者之意稍快閱者之心益醉矣又能令人忽

笑忽歎蓋其筆旣靈敏又處處有一種真意盤結
真意者卽詩之性情所謂詩中有我也
詎齋此段在末

卷誤刊
於此

鏡花緣卷五

第二十一回

逢惡獸唐生被難

施神槍魏女解圍

話說多九公指着九頭鳥道此鳥古人謂之鵠鵠一身逆毛甚是凶惡不知鳳凰手下那個出來招架登時西林飛出一隻小鳥白頸紅嘴一身青翠走至山岡望着九頭鳥鳴了幾聲宛如狗吠九頭鳥一聞此聲早已拘頭鼠竄騰空而去此鳥退入西林林之洋道這鳥爲甚不是禽鳴倒學狗叫俺看他油嘴滑舌

南腔北調到底算個甚麼可笑這九頭鳥枉自又高又大聽得一聲狗叫他就跑了原來小鳥這等利害多九公道此禽名叫鵩鳥又名天狗這九頭鳥本有十首不知何時被犬咬去一個其項至今流血血滴人家最爲不祥如聞其聲須令狗叫他卽逃走因其畏犬所以古人有換狗耳襪之法只見鵩鷂林內攏出一隻鵩鳥身高八尺狀似囊駝其色蒼黑翅廣丈餘兩隻駝蹄奔至山岡吼叫連聲西林也飛出一鳥赤眼紅嘴一身白毛尾長丈二身高四尺尾上有勾其大如斗走至山岡與駝鳥聞在一處林之洋道

這屋上有勺的倒也。畧樣俺們捉幾個送給無腸國。他必歡喜。唐敖道：何以見得林之洋道？他們得了這鳥，既可當菜，大嚼。再把尾子取下，作爲盛飯盛羹的。勺子豈不好麼？唐敖道：怪不得古人言駢鳥之卵，其大如瓊。原來其形竟有如許之大。這尾上有勺的，他比駢鳥一個身高八尺，一個身高四尺，大小懸殊，何能爭鬪？豈非自討苦麼？多九公道：此鳥名喚鸛勺。他旣敢與駢鳥相鬪，自然也就非凡鸛勺。鬪未數合，豎起長尾，一連幾勺，打的駢鳥前攏後跳，聲如牛吼。東林又跳出一隻禿鷲，身高八尺，長頸，身青，頭禿，無毛。

攔至山岡林之洋道，忽然開出和尚來了。西邊林內也飛出一鳥，渾身碧綠，一條猪尾，長有丈六，身高四尺，一隻長足，跳躍而出，攔至山岡，掄起猪尾，如皮鞭一般，對着禿鶯，一連幾尾，把個禿頭打的鮮血淋漓，吼叫連聲。林之洋道：「這個和尚今日老大喫虧，怪不得大人國和尚不肯削髮，他怕禿頭喫苦。」多九公道：「原來跛躑出來爭鬪，他這猪尾隨你勇鳥也敵他，不過看來鷓鴣又要大敗了。」那邊百舌敵不住鳴鳥，早已飛回東林。禿鶯被打不過，騰空而去，駝鳥兩翅受傷，逃回本林，只聽鷓鴣大叫幾聲，帶着無數怪鳥。

奔至山岡西林也有許多大鳥飛出登時鬪成一團
那鷄勾掄起大勾踮踵舞起猪尾一起一落打的落
花流水正在難解難分忽聽東邊山上猶如千軍萬
馬之聲塵土飛空山搖地動密密層層不知一羣甚
麼狂奔而來登時衆鳥飛騰鳳凰鸕鷀也都逃竄三
人聽了忙躲桐林深處細細偷看原來是羣野獸從
東奔來爲首其狀如虎一身青毛鉤爪鋸牙弭耳昂
鼻目光如電聲吼如雷一條長尾尾上茸毛其大如
斗走至鳳凰所棲林內吼了兩聲帶着許多怪獸渾
身血跡攙了進去隨後一羣怪獸趕來也是血跡淋

滴走至鸛鵒所栖林內也都攬入爲首一獸渾身青黃其體似麕其尾似牛其足似馬頭生一角唐敖道請教九公這個獨角獸自然是麒麟西邊那個青獸可是狻猊多九公道西林正是狻猊大約又來騷擾所以麒麟帶着衆獸起來只見後狻猊喘息片時將身立起口中叫了兩聲旁邊攬出一隻野猪搗着兩耳一步三搖倒像奉令一般走到跟前將頭伸出送到狻猊口邊後狻猊嗅了嗅吼了一聲把嘴一張咬下猪頭隨將野猪喫入腹中林之洋道這個野猪恁俗看來生的甚覺慳吝那肯真心請客他的意思不過

虛讓一讓。那知後猓並不推辭。竟自啖了。原來後猓
腹飢大約喫飽。就要爭鬪了。正自指手畫腳談論。後
猓不意手中那個細鳥。忽又鳴聲震耳。連忙用手亂
搖。那肯住聲。後猓聽了。把頭揚起。順着聲音望了一
望。只聽大吼一聲。帶着許多怪獸一齊奔來。三人嚇
的回處奔逃。多九公喊道。林兄還不放槍救命。等待
何時。林之洋跑的氣喘噓噓。棄了細鳥。迎着眾獸。放
了一槍。雖然打倒兩個。無奈眾獸密密層層。毫不畏
懼。仍舊奔來。多九公道。我的林兄。難道放不得第二
槍麼。林之洋戰戰兢兢。又放一槍。好像火上澆油。眾

嘆笑話市
處處都能
回頭
曉春

獸更都如飛而至。林之洋不覺放聲哭道：「只顧要看，撕鬪那知後視腹飢要喫俺肉，無唇國以土當飯，他是以人當飯。俺聞秀才最酸，後視如怕酸物，倒牙九公同妹夫還可躲這災難，就只苦殺俺了。」頃刻就到跟前，只要把口一張，就吞到腹中。這後視肚腸不知可像無腸國，但願吞了，隨即通過。俺還有命，若不通過，存在裏面就要悶殺了。唐敖正朝前奔，只覺身後鳴聲震耳，回頭一看，後視相離不遠，竟向身後撲來。不由手慌脚亂，無計可施，說聲不好，一時着急，將身一縱，就如飛舞一般，攔在空中。眾獸都向多林二人。

珍禽奇獸
令人目眩
心迷由來
都爲斯人
翻筆
拔毫

撲去二人惟有叫苦左右亂跑忽聽山岡上呖刺刺
如雷鳴一般響了一聲一道黑烟比箭還急直奔狻
猊狻猊將身縱起方才躲過轉眼間又是一聲響亮
狻猊躲避不及登時打落山上衆獸撒了多林二人
都來圍護狻猊只聽呖刺刺呖刺刺響亮連聲黑烟
亂冒塵土飛空滿山響聲不絕四處烟霧迷漫那個
響聲如雨驟一般滾將出來把此怪獸打的屍橫遍
地四處奔逃霎時無踪麒麟帶着衆獸也都逃竄唐
敖落下林之洋跑來道妹夫當日喫了瞞空草慌的
高高的有處躲避竟把俺們撇了幸虧俺有槍神救

攝盧之術
先爲小試
不欲盡其
技者留爲
後幅一段
奇文
藏龍

命若不遇着槍神只怕俺同九公久已變成狻猊的
濁氣了唐敖道當日小弟在東口山手捧石碑還能
攝空今日若將二位駝在肩上大約也可擲高無奈
你們相離過遠狻猊緊跟身後那里還敢遲延舅兄
只顧要將細鳥帶回船去剛才被牠這陣亂叫以致
衆獸聞風而至幾乎性命不保多九公也走來道這
陣連珠槍好不利害若非打倒狻猊衆獸豈能散去
此時烟霧漸散我們前去找那放槍之人以便拜謝
只見山岡走下一個獵戶身穿青布箭衣肩上擔着
鳥槍生得眉清目秀齒白唇紅年紀不過十四五歲

雖是獵戶打扮舉止甚覺秀雅三人忙上前下拜道
多謝壯士救命之恩請教尊姓貴鄉何處獵戶還禮
道小子姓魏中原人氏因避難寄居於此請教三位
老丈尊姓從何到此多林二人把名姓說了唐教討
道當初魏思溫薛仲璋二位哥哥都以連珠槍出名
自從敗業兄弟兵敗聞得俱逃海外此人莫非思溫
哥哥之子待我問他一聲因說道當日中原有位姓
魏的官名思溫慣用連珠槍天下馳名壯士可是一
家獵戶道這是先父老丈何以得知唐教道誰知壯
士却是思溫哥哥之子不意竟於此處相會於是將

名姓說明又把當日結盟及被叅各話細說一遍。獵戶忙下拜道：「原來却是唐叔叔到此。」姪女不知，萬望怨罪。唐放還禮道：「賢姪請起。爲何自稱姪女？這是何改獵戶道：「姪女名喚紫櫻，哥哥名魏武，因敬業叔叔遇難，父親無處存身，帶領家眷逃至此地。本山向有後獵常與麒麟爭鬪，傷損田苗，甚至出來傷人。附近居民屢受其害，向來雖有獵戶，奈此獸極其狡猾，目力甚遠，一聞槍聲卽擲高逃避，非連珠槍不能捉獲。因此聘請父親在此驅除野獸，歷來打死後，覷不計其數。前歲父親去世，雖將哥哥照舊延請，奈身弱多

病不能辛若將此業棄了無以爲生幸姪女幼年
學得此槍只得男裝繼承此業以養舅母連日因衆
獸爭鬪惟恐傷人正要擒掣狡猊不想得遇叔叔剛
才後猊緊在叔叔身後我看着只管着急不敢動手
虧得叔叔朝上一擲這才得空放了一槍若再稍遲
一步只怕叔叔性命難保但是將身一縱就能攔高
若非神靈護佑何能如此真是吉人天相當日父親
臨危有遺書一封命我兄妹日後投奔嶺南託叔叔
照應此書現在家中就請叔叔過去一看以便獻茶
唐敖道多年未見萬氏嫂嫂之面今在海外自應前

去拜見不意思溫哥哥今已去世竟不能一見好不令人心酸當時三人同魏紫櫻越過山頭向魏家而來唐敖忖道我自到海外凡遇名山異域莫不上去流覽原想遵着夢神之話尋訪名花誰知至今一無所見倒與這些女子有緣每每歧路相逢却也奇怪不多時到了魏家只見四處安設強弓弩箭齊進客廳廳魏紫櫻進內通知萬氏夫人同魏武出來彼此見禮唐敖看那魏武雖然滿面病容生的倒也清秀魏紫櫻把父親遺書呈出唐敖拆開上面寫的無非丁囑咐念結義之情諸事照應的話看罷歎息一番將

書收過萬氏道賤妾自從丈夫去世原想攜了遺書帶着兒女投奔叔叔因本地鄉隣懼怕野獸再三挽留兼之家鄉近來不知可還緝捕餘黨惟恐被害不敢前去今幸叔叔到此我家現在六親無靠故鄉舉目無親除叔叔外別無可託之人將來尚懇俯惟丈夫結義之情務望攜帶倘能仍回故主就是我丈夫在九泉之下也感大德了唐敖道緝捕之事相隔十餘年久已淡了日後小弟海外回來自然奉請嫂嫂並姪兒姪女同回故鄉況今日姪女如此大德豈敢相忘嫂嫂只管放心於是又問問日用薪水原來此

處民人因魏家父子驅除野獸感念其德供應極厚
每年除衣食外頗有盈餘唐敖聽了這才放心隨將
身邊帶着散碎銀子送給魏紫櫻爲脂粉之用又囑
魏武帶至魏思溫靈前拈香下拜慟哭一場辭別回
船次日到了白民國林之洋發了許多綢緞海菜去
賣唐敖來邀九公上去遊玩多九公道此處人烟甚
廣地方富厚語言也與我們相同無如老夫與他無
緣每到此地不是有事就是抱病今日叨光同去走
走却也難得一齊登岸走了數里只見各處俱是自
壤遠遠有幾座小嶺都是一色磐石田中種着蕎麥

遍地開着白花。雖有幾個農人在那里耕田。因離的過遠。面貌看不明白。惟見一色白衣。不多時進了玉城步。過銀橋。四處房舍店面接連不斷。俱是粉壁高牆。人來人往。作買作賣。熱鬧非凡。那些國人無老無少。個個面白如玉。唇似塗朱。再映着兩道彎眉。一雙俊目。莫不美貌異常。而且俱是白衣白帽。一概綾羅打扮。極其素淨。腕上都戴着金鐲。手中擎着香珠帽。後拖着二尺長的大紅總子。身上挂着印花雙飛燕。的汗巾。還有許多翡翠瑪瑙玩器。所穿衣服大約都用異香薰過。遠遠就覺芳馨撲鼻。唐敖此時如入山

陰道上目不暇給，一面看着，一面讚不絕口，道如此美貌，再配這些穿戴，真是風流蓋世，海外各國人物大約以此爲最了。再看兩邊店面，接接連連，都是酒肆飯館，香店銀局，綉緞綾羅，堆積如山，衣冠鞋襪，擺列無數。其餘牛羊猪犬鷄鴨魚鰕，諸般海菜，各種點心，不一而足，真是喫的，喝的，穿的，戴的，無一不精，無一不備。滿街滿巷，那股酒肉之香，竟可上徹霄漢。只見林之洋同一水手從綉緞店出來，多九公迎著問道：林兄貨物可曾得利？林之洋滿面歡容，道：俺今日托二位福氣，賣了許多貨物，利息也好，少刻回去多

買酒肉奉請，如今還有幾樣腰巾荷包零星貨物，要到前面巷內找個大戶人家賣去。俺們何不同走走唐敖道：如此甚好。林之洋隨命水手把所賣銀錢先送上船，順便買些酒肉帶去。自己提了包袱同唐多二人進了前面巷子。林之洋道：好了，前面那個高大門樓，想是大戶人家。走到門前，適值裏面走出一個絕美後生。林之洋說知來意，那後生道：既有寶貨，何不請進我家？先生正要買哩。三人剛要舉步，只見門旁貼着一張白紙，上寫學塾兩個大字。唐敖一見，不覺喫了一嚇，道：九公原來此處却是學館。多九公

看了也嚇一跳，又不好退回，只得走進。那後生見他
們進來，先到裏面通信去了。唐敖向多九公道：「此處
國人生的清俊，其天姿聰慧，博覽羣書，可想而知。我
們進去，須比黑齒國加倍留神才好。」林之洋道：「何必
留神？據俺愚見，總是給他弗得知。」三人進內來，至廳
堂裏面，坐着一位先生，戴着玳瑁邊的眼鏡，約有四
旬光景，還有四五個學生，都在二旬上下一個個品
貌絕美，衣帽鮮明。那先生也是一個美丈夫，裏面詩
書滿架，筆墨如林。廳堂當中懸一王匾，上寫「學海文
林」四個泥金大字。兩旁挂一副粉箋對聯，寫的是：

朱門子弟
白面兒郎
一頓行樂
圖

疏

研六經以訓世

括萬妙而爲師

唐敖同多九公見了這樣規模不但脚下輕輕舉步
並且連鼻子氣也不敢出唐敖輕輕說道這才是大
邦人物一切氣概與衆不同相形之下我們又覺有
些俗氣了走進廳堂也不敢冒昧行禮只好侍立一
旁先生坐在上面手裏擎着香珠把三人看了一看
望着唐敖招手道來來來那個書生走進來唐敖聽
見先生把他叫作書生不知怎樣被他看出形藏這
一驚喚的不小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敗軍之將草木皆兵

疏